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康有爲長興里講學記

陳千秋·梁啓超校

WT221/0601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戊戌前康有為長興里講學記

學記

鄙人慧思文質云底多嘗讚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蹉跎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汗澤嗷肯來遊鄙人去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來遊非為學耶學者教也有所不知教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教人之所能若已知已知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越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是也若石之曰

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而遠子荀子性善之說沈有為

有激而後言子生之謂性自是編論與孔子沈念但恭

其未遠後言子生之謂性自是編論與孔子沈念但恭

精以少為二者蓋附去孟子子笑則性全足氣質所謂義

也余別有論性者

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

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

人与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獸之別也

學也者由人為之勉強至是者也不強土石不能草

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

能傳授擴充極無師友之相長者冥思之相触故安于

其愚而為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鷲猛

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
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于萬
物也之京師者能為燕語入吳越者能作吳言遊于貴
人之門者其與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
出鄉老于山居谷汲者虽饒衍樸鄙可笑蔽其所見而
無所學也况以天地為之居以萬物為之與以聖人為
之師者乎

同是物也人則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
則異于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于陋學矣同是
博學通于宙合則勝于一方矣通于百業則勝于一隅
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于循常蹈故拘文章

義者矣故人所以異于人者在勉強學明而已夫勉強
為學務在逆乎常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
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則有
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責相賤人
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說制成事業此接為構而目
惑榮而心洽就其為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
人積京陔種壤溝人于是党類立矣其為是俗非一時
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于是積習深矣欲矯
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稱甚者其學愈至其遠
于人愈甚故所責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
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教澤而不

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与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于不可計議矣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班固歷豈能祿之哉吾覺巋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為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于學思以異于常人而已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于常將何所誅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後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黃帝堯舜用物成務以厚生武周

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為仁也旁及異教佛
氏之善度皆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為人者也
虎狼鷹鷂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則亦仁也人莫不
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
之別耳其為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則為小人其仁大
者則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婣于族者仁
之充也任恤于鄰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于邑則仁大
矣能推恩于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于天下仁已至矣
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
類聖人至仁亦僅能自愛其類不物及物為人亦為我
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

類盡乎人道耳。自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空為高遠哉。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
易伊尹之任，難故等者，學為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為
人，且不得為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覺哉。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
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庶
勸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歛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
祇當著書，不當講學。於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
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以
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
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

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莫皆由不講學之
過此与王戎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
之壞亭林為功之首六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棘
荆使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為
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從上聖賢開義甚廣近世儒先學規良多或有為而
言或因時立教或便于入門而昧宿未精或偏重一義
而該舉未備鄙人深思古義綜約教指下學上達原始
要終尊德道學由內及外羣言淆亂則折衷于洙泗之
聖末世昏濁則上探于三代之英道器並包本末并舉
蓋皆人道之宜天理之節括于為士終于為聖由斯道

矣諸子勛哉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為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為至該今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于道 道之說至歧矣謹按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主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于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始惡在義是也指點最為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一曰格物 格杆格也物外物也言為學之始首在杆

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
知誘于外不能及中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貧窮而
人之好惡去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
滅天理而窮人慾也學記與大學同在小戴
中學精辨如出一手豈為濶語蓋
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先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為大人而已大
學為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
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
非存心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指
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或者如麟角

二曰厲節 節者假借于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尚圓
人道尚方圓首以為智方足以為行不圓則不能備
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儻行有格又儻礪廉
隅淪語儻臨大節而不奪傳儻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
顧廷錫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腳從中行歇腳後漢晚
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深可慕尚勁挺有主剛毅近
仁勇者強矯弱在任道若卑污柔懦後難振起願與
二三子厲之

三曰辨惑 外由清肅于是冰雪聰明矣然大道以多
歧而亾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于道而實非道者

積習既久最易惑人學者當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
奪朱惡邪聲之亂雅樂惡鄉原之亂德夫嚶嚶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孟子取之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似非刺之無刺自以為是而
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絕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也吾黨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
術人性易緣有所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
有故主之有党新學胸無所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
既深不思舍去此所以陷溺滅頂而無悔也近世聲
言利沽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是晚小學之蓋決不
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克己修慝學之要也然克修
不若戒慎于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
陳天性之本極位育之能而下手專在
之此子思獨存之心法聖學貴單傳秘
真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堯
若能用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為惡
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克得子
順受當何如耶

據于德 皋陶稱九德洪乾稱三德周
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于
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是于己若

德則德者得也即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孝孝服膺可謂據矣所以據之其目有四

一曰主靜出倪 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虛中平德性漸融但若強制力索之功去優游津魚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強而入德宜階自然呂東萊曰水全放下不能湊泊周子以主靜立人極陳白沙于靜中養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尚何暇泥塗軒冕而錙塵金玉哉蓋自得之功全在養出端倪即孟子所謂逢原也若能保守則浩浩萬化卷舒自在矣

二曰養心不動 學記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易曰君

子以独立不惧遊世无闷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俱識苦乐毀譽得
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
做聖人難縛手縛腳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
故昭曠岳翳越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
能融液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存有如無視危如安
至于臨深崖且二分垂在外恁容談笑其庶幾乎死
生不知則毀譽滂訕如蚊虻之過耳豈復有識極行
吾心之安處天下誘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
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姘媾嚙齧爾然
媚世終未能成

三四變化氣質

學既成矣及其基用猶有氣質之偏

亟當磨礪浸淘底於純和者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靜
謂其欲之上而隔氣質一層呂東萊少時氣質極粗
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子星痛自愛改故
朱子曰學如伯恭拙得謂之變化氣質考后夔教育
惟以聲樂曰剛而女虛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范
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修身之傳明何瑋
心為變化氣質之學誠為礪砢心戒其有所身戒其
有所可謂直捷指出矣中庸之養而皆中節謂之和
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
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恕字皆學者

之法也若氣質不和若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其勉焉
曰檢攝威儀威儀為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
康公以威儀為定命之符孟子曰獯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于表心不為無繫矣孔子
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彼都人士
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闥皆
有常處不失尺寸遂祈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
影鬼出鬼蹤不得其死熒觀先史為我著龜請君子
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若以長衣容止尚溫文語
言去樸鄙出入趨翔尤宜端重鄙人豈非安定二三
子于元若仲車皆有讓焉朋友儆攝僕夫敢告若城

闕佻達之行見利于子矜怵第媒嬖之言不踰于門
闕蒲博為牧奴之戲筐篋乃家人之事至于鴛鴦尤
為妖物此皆士類所不當宜有節遜之移流吾亮自
能遠絕去煩志告也

依于仁 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衣則為保蟲人而
不仁亦為一保蟲而已凡所以為學皆以為仁也其
教有四

一曰教行孝弟 有子曰孝弟者其為人之本以人之
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雖稟具有至性不待教
學若薄于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為養繼
乖戾而必為權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共學也

二曰崇高任恤 史遷備任俠然俠尚意氣恩怨大明
任恤則相救相調相親相奔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
任于朋友必能忠于其君也能立于卿黨必能忠于
其國也若坐視朋友媮寃之患發甚或深言正色以
陰勸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人不任者必
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三曰廣宣教惠 仁為相人偶之義故貴于能羣羊能
羣者也故善美義美皆造之犬不羣者也故獄狹等
字淫之吾既為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
惟鬼神之道則既非人道也若處奇士之行寡過獨
善其能比于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日所難得者是

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賓與皆忠肝熱血人也即
佛氏空寂之言若不善度衆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
了為美者後世以老楊之學託于孔氏于是下者營
私上者徇善出而任事者皆貪穢去恥之人而生或
其所託命則教之中衰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
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復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
牖人即為功德推之既廣是亦為政則志士仁人講
學之責也

四曰同體鐵溺 吾与斯人同出于天而親同吾与禹
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
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媿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
高遠而不可及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儼溺時乎我
有儼溺望人拯之人有儼溺我坐視之豈禽獸其忍
之哉故同體儼溺不通推心稍廣而已學者去河漢
之也

十一

游于藝 周官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為易
書詩禮樂春秋州心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
道術之傳後世文業日繁道術益博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事理本末切于人道皆學者所不能遺合總
該並攬分為學目備列于下

一曰義理之學 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于

天或于穆積于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主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也人主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速相重經者也原于孔子析于宗賢然宗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易曰吉凶與或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後與而誰與既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奉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為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今可行務通變宜或垂辭焉後生矣

以易此

三曰考据之学

每做不信则富有据不知者作则尚

有考百学皆然任学史学掌故之学其大者也琐者
为之夥碎者迹靡任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
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闕施行
徒辨證者殊考据類

四曰词章之学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逮故四科

之列文与学並我國之降辨说議起西京而後文體
浩繁世既競尚不能不通今釐為二體曰文曰筆有
韻者文也各韻者筆也筆有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
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賦古今而今

分駢散之諧協者尔曰文詩賦之單行者六為筆蓋
韻者非佳句末疊韻之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也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
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
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
出此四者三代既遠學術日異善復古制非朝
廷金甲不能遽言今因先正遺說立此四目以為
通學

欲復古制切于人事便于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
矣但射御二者于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
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禮補之庶足為國家之用

不消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武多
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武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
以為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武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
耶

補六藝之學

一曰禮 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為學故孔子于禮曰執
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為異事蓋禮之
廢久矣但禮為人用務以時王之學者研鑽禮經或
有深窺行于今制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搢士人
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 六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礼 陪祭祭先祭神谒告是也

賓客之礼 内外相下诸相見礼是也奉使时焉

其冠昏喪紀闈門之礼並以時講習以大清會典

大清通礼為据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

焉若夫儀礼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二曰樂 乐学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诸生及雅歌

八篇今並亡之于是樂学專屬之倡優淫艶凶邪為

莊士所不道今歆後樂学古人遺跡猶可推求禮記

南京師声律通考据荀勗笛用无半律以追古乐故

辨甚精今据之以致欽定律呂正義续编今乐音乐器乐舞三端俟大備乐器考定之然古者

礼乐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乐以聲為主

房庶曰以今之器采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鐘磬鼓琴瑟筦教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為教之意亦安室道法也

三曰書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史通六禮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為篆隸下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四曰數 教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製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鍊除即可學開方八線橢圓矣近用代數微積分尤為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叱為遠夷異學也

五曰圉 圉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圉求其形用
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吾謂登高能圉
可為士矣國學從數學入故從其後

六曰藝 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為將
帥下則為卒伍寓武備于文事去之非射故一人有
一人之用也 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
營今弓矢已去用糖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
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律地習學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即闕大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
徒知諷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凡六藝之學皆以致用也古者學藝既明則有賓興

學通行修則有徵聘漢晉六朝猶存辟舉淵明蓋欲
之歎即有彭澤之授荀爽就平原之徵即致三公之位
若在今日必限出身自非富適陶鄭家巨程雍安得黃
霸馬郎釋之選吏出有曹史黎白舒白淵海孟軻荀卿
之學屈賈遷固之文若不俛首科目研精舉業上不得
揮福以行吾學下不得一矜以救饑寒違編其它哉故
古者惠行之不修不惠無位今學行既通尚有事焉故
上自豪後之士下至窮巷之夫敝精費神窮老盡氣沈
溺修身而不知學者蓋已多也昔者晉祝史巫胥執技
以事上今之科舉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何
存科舉之學以俟來士若以之喪志則卑鄙可羞其豪

傑蹊躡學術通贍則軒軒天地间白沙所謂海濶從魚
躍天空任鳥飛若是區區何足真哉何足算哉
科學之學

一曰經義 應 制之體不出莊雅必通經史乃厚本
原類通原流則百二名家不可不涉款知正體則
欽定四書文不可不讀若醞釀深雅不造于古而深
合于時者莫如管絃若稿真如周公之禮大鑒之禪
範圍一時深可師法五經之文畧異四書條觀時人
凡有二體一曰注疏能臚諸家義而獨斷之貴于深
通該簡者也一曰騷選體集奇文具句而精鍊之貴
于奧博瑰麗者也